



首页 → 学术文章 → 性和婚姻伦理

熊在高：生命力·意志·美：性的价值透视

[内容摘要] 性是人的最深沉的需要，性欲的满足带来生命的丰沛与饱满。而且，性关系比其他人际关系更为“切身”，其构成影响着社会的其他所有关系。性关系中的双方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人，自由者选择合适的性交对象所进行的健康性交往，可以创造一个和谐而美好的世界。性的存在导致个体的孤独与对美的追求。真正的两性交往是美的灵魂与美的灵魂的相遇与契合，肉体的亲昵仅是其表现形式，她遵循美的法则。爱情是生命里最美的花朵，生命力、意志与美是其形成的基本因素。在两性交往中，如果主要是生命力与意志起作用，称为性爱，主要是意志与美起作用，称为情爱，而三要素的有机统一，也就是既有性爱又有情爱，则可以形成男女两性交往的理想状态——爱情。爱情的有无直接关涉生活质量和生命境界，也是衡量个人幸福和社会美好的重要尺度。

[关键词] 生命力 意志 美 自由 性的价值

在当今，性与色情过分夸张或变调，有人甚至将这种状况称之为“性狂躁”或“性爆炸”。数不清的有关性的信息激撞着人们的感官，人类的性欲似乎空前高涨和饱满。在现实生活中，性病、性交易和色情表演随处可见(1)；在文化产品中，丰乳肥臀、欲望尖叫和床上绝活炫耀比比皆是(2)。人类在享受性解放、性自由所带来的快感的同时也面临许多性困惑。中国古人云：“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性不见得是坏事，很可能是好事，是给人带来快乐和幸福的好事。事情的关键在于，人们对待性的态度和性的存在方式怎样。因而，性的价值问题关系重大。所谓“性的价值”(3)，是指“性”的存在对于人生存和自由及其社会发展的意义。性的存在本质上是非凡的创造活动。爱情完全是主动给予，体现了创造。爱情很好地实现了性的价值。生命力、意志与美是形成爱情的基本因素，直接影响性的存在水平。下面主要从生命力、意志与美这三个维度透视性的价值及其实现方式。

人和动物都有性现象和性行为，不过，人的性现象和性行为最为复杂，最为独特，最有意义。人的性欲异常旺盛和炽烈，“性欲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如果失去控制，它就可能成为灾难。不应该把精神和肉体分开，把梦想和现实分开。这会导致人的本质的变态，导致扼杀生命。”(4)人的性欲的满足已不再是纯自然的过程，而且变成了根本性的文化创造活动。人力图将人的性活动创造得纯正而优美，摄人心魄，从而最大程度上激发人的生命潜能和创造力，使人达致自由境界。现实地看，人的性欲的满足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如，血亲之性，群交之性，幼交之性，兽交之性，同性之性，变态之性，卖淫嫖娼，一夜性，虚拟性爱，自慰，婚外情(性)，爱情婚姻，等等。我们知道，社会少不了必要的性禁忌，另外，性生活还有质量的高低之分、好坏之别。人是自由的有限性存在，人总在努力不断地创造价值和意义，追求生活得更美好。毋庸置疑，没有人愿意选择劣质的性生活，但总有人对性生活的优劣好坏弄不清楚。如何选择好的性生活，是人生重要的必修课。弄清性是怎么回事，是我们必须跨出的第一步。关于性，很难界定。性首先是一种自然现象，性是什么的问题首先是一个科学的问题，这时候不能用道德逻辑和评价的形式加以解答，得用科学的逻辑和方式来解答。在人的自由选择行动中，性的价值意义得以凸现。人的性行为是生理、心理、社会文化等共同作用影响的结果，任何单一理论、观念都难以说明人的性本质。先从性欲的生理基础知晓起。

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理安·艾斯勒(Riane Eisler)在其著《神圣的欢爱》一书中谈到，现代科学研究表明，性欲不是产生于我们的生殖器官，而是产生于我们的大脑。在老鼠身上做的实验也表明，用电流刺激大脑的某一个区域，

可在对生殖器官没有任何刺激的情况下，直接导致勃起甚或射精。不仅是科学研究，就连日常生活的经验和观察也能证明这一点。我们知道，性画面、甚至性想像都能撩起人的性欲。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在性上被某人所吸引，不管有多少个体差异，主要还是因为人们大脑中的某个部位发生了作用。爱的情感同样来自于我们的大脑。事实上，人类所有的感情和感觉——关于性的、精神的或爱的——都是经由心理学家所谓认知或思维而产生，并在大脑里形成的。但是，由于我们的大脑是肉体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是在肉体里体验所有的感情和感觉，不管从前人们认为它们是高尚的还是低下的。性高潮也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意识的超常状态（缩写为ASCs）——它确实也是。朱利安·戴维森（Julian Davidson）在《心理生物学》一书中指出，虽然存在着极大的个体差异（其他经历ASCs的个体也有巨大差异），“所有的性高潮都具有巅峰状态的ASCs的共同特征”，包括“时空、认同等感觉”的变化，以及“强烈的情感和肌肉运动迸发等巨大改变”。(5)

日本社会学家桥爪大三郎在1995年出版的《性爱论》一书中也强调，人类的性行为是受大脑支配的，这方面有很多证据。不过，至今尚未发现合适的模型来解答大脑支配是怎么回事。(6) 儿童精神病学家比尔·雷纳曾谈到，“最重要的性器官不是生殖器，而是大脑。”(7) 瓦西列夫在《情爱论》中认为，研究和观察表明，爱的感情有特殊的生物基础。使人激动不安的感情无疑是“大脑的功能”。感情产生的基础是在神经系统中完成的一定生理过程。不过，瓦西列夫同时指出，感情在功能上是同人体的所有器官（血液循环系统、内分泌腺、肌肉等）的活动和状态联系在一起的。正因如此，感情才能表现人经过大脑皮层的某种生命反应。爱的感情在功能上决定于性腺的状态和活动，决定于生殖系统总的活跃程度和生命力。(8)

现代性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英国的哈夫洛克·埃利斯在其著《性心理学》中指出，生殖与性不一定相关，反过来说，性也不一定与生殖相关。(9) 试管婴儿的成功诞生和安全套的普及是明显的例证。埃利斯说：“人的爱欲人格受制于大脑、内分泌系统以及自主的神经装置三者之间的一个三角形连体。这最后一个因素（自主的神经装置）迄今还未引起明显重视，但我们在这里要表明它的重要性。它是由消化、循环、呼吸、泌尿系统，以及分泌腺和它们的神经节神经系统所组成。因此，这个装置调节被我们认为是生存基本功能的东西。它主要是要激发肯普弗所谓的那种不由自主地想同环境协调一致的冲动。……我们也是仰仗这种方式把身体的因果关系和精神的因果关系联系起来，而且将个人理解成一个整体。我们还因此而进一步理解了关于意志和欲望的概念。”(10) 脑垂体现在被认为是“内分泌交响乐的指挥”。哈维库辛认为：“在这个隐蔽甚深的地方，埋藏着原始生命的原动力，也即是说生长的冲动、激情的冲动和生殖的冲动。”伊万斯和辛普森的研究结果表明，脑垂体的某些细胞同人体的生长和性发展有关系。(11)

我们人类有根深蒂固的对于亲密接触的强烈且持久的渴求。这首先是一种生理需求。并不是说只有人才努力追求亲密接触。这种奋斗其实是进化过程中经常出现的现象。虫鸟鱼兽群聚而居，这种对亲密接触的需求就在我们所谓群聚的本能中表现出来，许多同类紧密团结，这样便更安全，更有利于生存。在各种生命形式中，从瓢虫到小猫，从猴子直至人类，我们都能看到通过触摸使肉体发生亲密接触的需要。这种触摸所产生的肉体联系，与物种通过性的交配而完成的繁殖是不可分的。对于哺乳动物，后代的存活尤其需要触摸，如果没有成年兽的保护和照料，幼兽就会死去。(12)

尽管对亲密接触的渴求并非人类特有，但是在人类中，这种渴求得到了最大发展。这是由人类的特征所决定的。其中最突出的是，人类的婴儿依赖别人照料的时间特别长，人类中的女性能够不分季节地性交，并且能反复达到性高潮，我们一年四季都能有性联系，我们的童年更需要有亲密的联系。人类的思维能力远远强过动物，这在我们称之为意识的现象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人有高度发达的意识能力。语言使人在性生活中能够分享感情与合作，能促使男女之间建立更持久、更合作的接触，因而就更需要、也有更多的机会进行交流。我们有更发达的交流能力。爱总是充满着诗意——诗歌是最能表达爱意的。

没有爱，没有一定程度的关爱为联系或纽带，我们人类就无法生存。在婴儿阶段，如果无人照料，无人喂我们饭吃、给我们衣穿，我们就活不下来。如果没有肉体的触摸，我们也活不下来——在毫无关爱的触摸的孤儿院里，婴儿有时会在肉体完全正常的情况下死去，对这些不幸婴儿的研究证明了上述观点。我们最强烈的肉体和情感的感觉，都是从关爱的触摸中产生的。我们不仅从触摸中得到快乐，而且在痛苦时得到安慰，在绝望时得到希望，更从触摸中得到那种不可或缺的感觉，即我们不是孤零零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是与同类中的其他人联系在一起。因此，马图拉

纳说，我们人类确实确实“靠爱活着，任何时候剥夺了爱，我们会生病”。

人，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一旦降生于世，便被抛入动荡不定、开放无拘的境遇之中。孤独与死亡对于人是与生俱来、如影随行。人具有理性和自我意识，他能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和自己未来的种种可能性，意识到自己的孤独、脆弱、渺小和死亡的命运。性的存在加剧了这种意识，同时也为人提供了超越孤独与死亡命运的法宝，即通过性行为的创造活动走出悲剧人生的牢狱，达到与自然、他人、社会、世界和宇宙的交融合一，生命旺盛而永恒。可以作注的明显例子是，9·11事件发生后的连续几天内，美国许多地方的许许多多的男男女女，除了向上帝祈祷安宁外，便投身于没日没夜地疯狂地做爱，以驱赶笼罩在心头的对灾难和死亡的不安和恐惧。

现在看来，性是一个通体的现象，可以说，人浑身是性。人的性器官的存在，是人进行性活动的生理基础。人的身体是一个活的生命有机体，有各种需要。当某种需求状态（比如，饥渴、性欲等等）出现时，具有发达的神经系统的机体便感到一种紧张，感到一种不满足。机体开始寻找能够满足需要的对象。这要求情绪反应和适应。在辨识所寻求的对象和满足需求的过程中，紧张自然消除，机体便感受到一种满足、舒适、快活等状态，这种状态逐渐达到饱和。机体被破坏了的平衡于是得到恢复。机体重新处于平衡状态。人的性的欲求本身不是内在本能的简单的、初级的生命冲动，这种欲求包含一系列必需的、连贯的、互相联系的组成部分。

奥古斯特·倍倍尔在《妇女和社会主义》一书中写道：“在人的所有自然需要中，继饮食的需要之后，最强烈的就是性的需要了。延续种属的需要是‘生命意志’的最高表现。这种需要深深地埋藏在每一个发育正常的人身上，到成年时，满足这种需要是保证人的身体和精神健康的重要条件。路德说：‘如果有人想抵抗自然的需要，因而不去做他想做和该做的事，那就犹如一个人希望自然不再是自然界，希望火不会灼人，水不会打湿东西，希望人可以不吃，不喝水，不睡觉一样。’路德这样说是对的。”(13)倍倍尔的言论基本符合实情，虽然性不仅仅是“延续种属的需要”。性爱不仅像饮食一样是人类生活的不可或缺的方面，是自然的、正常的，而且比美食佳肴更有魅力，可以给人带来更强烈、更深沉的满足。性爱作为人的自然的、正常的生理需要，其满足应有宽松的环境和条件，在不影响社会秩序和个人身心健康的限度内，不可过分地压抑和限制。

性生活可以说是一个正常成人的一种必需的生理需要。性欲的实现，这种最深刻的内在能力的实现会直接促使所有其他的器官活跃起来。这种能力归根结底是个体总状态的标志，是整个具体的生物系统发挥职能的标志。它刺激内分泌腺的活动，增强生命的活力，提高对抑郁的抵抗力。一个人的性精力表明他生命的活跃程度，表明它作为一种生物系统的稳定性。在意志力坚强、精神潜力强大的伟大人物身上，性本能通常也是高度发展的。一个人的创造性活动同他爱的能力，同他深切地体验肉体 and 精神的这种渴求的能力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歌德、拜伦、普希金、巴尔扎克、雨果、裴多菲等人的生活和创作就是例证。正常的性生活对神经系统有良好作用，可以使它平静下来，有助于改善睡眠和总的状况，使人精神饱满，精力充沛。长寿的秘密，老年时精神饱满、情感充沛的秘密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性激素、性能力能否维持联系在一起的。

性冲动是人的天性的根本部分，人的一生可能都有性的欲求。只不过，在儿童时期，性的欲望是作为一种模糊的爱的预感而潜伏着的。青壮年时期是人的性活动异常活跃的高峰时期。随着性欲的衰退和老年时期的到来，含有明显的性欲成分的爱情可能转变为“柏拉图式”的情爱。性的生理功能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性生活会在人的心理上留下痕迹。大脑记录下性欲，仿佛是把个体的历史“封存”起来，这种历史的机制在一定环境中可能死灰复燃，尽管它的力量已经减弱而并不引起生殖器的强硬。

随着性成熟期的到来，性欲苏醒之后的人对世界有新的认识，对生活的迷人之处也有新的看法。青年人开始用新的眼光看人。他开始感受到性的欲求，性的欲求逐渐成为刺激感情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这是爱情之花自然开放的第一个前提。青年男女的相互吸引力急剧地增强了，青年人的情绪和心境出现了一个深刻的转折。期待着生命的宏大秘密的时期开始了。人的性器官激动起来，受刺激的部位涨满了人的种子，“于是就渴望把那些种子射向疯狂的情欲所渴求的那个东西，肉体就去找寻那个用爱欲来刺痛心灵的对象。”(14)

意志是人的活动有意识的自我调节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同活机体承担着某种有目的的机能的那种随意的、自发的反应系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古代斯多噶派哲学家早就说过，意志是人的“理性意向”。他们认为愿望和欲望有本质上的差别。前者是人的意志、理性意向的表现，后者则是本能，是机体无意识冲动的形式。动物只有欲望(饮食欲望、满足性欲的欲望等等)，它们没有自我意识和意志。各种动物都受制于本能的强大威力。唯独人有意志，有在必然性的范围内决断的能力。意志作为人的属性，并不是存在之盲目而又不可遏制的力量。它表现在受具体历史条件制约的决断自由中，表现在有意识的要求中，表现在理性行动中。

意志是作为人类行为自我调节的完整、复杂的过程而存在的。概括起来，意志的基本要素如下：(一)需求，即人作为一种系统所特有的“恒定状态”被打乱；(二)对于这种需求是否被满足的意识，即提出一声的目的、某种任务；(三)动机，如果这些动机是对立的，它们往往会造成心理状态的动摇；(四)采取具体的决断，以达到既定目的；(五)主体的实践行动，即对行为的某种惰性之“牵制”。(15)

意志是作为有意识生物的人得以实现的形式。它使个人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创造性思维和实际行动的自由，增加自己的行为同客观相适应的成分以及合理地支配自然现实和社会现实、支配历史的成分。

意志使爱情具有一定的内在行动性和主动性。如果没有它的“杠杆”的深刻运动，亲密的接近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意志规定目的，选择情感对象，决定采取行动和克服障碍，激发一定的愿望，使力量动员起来，引导主体去主动地实现爱情。

古希腊神话说，女神阿佛罗狄忒有两个儿子，一是埃罗斯(恋爱)，一是希默罗斯(愿望)。他们两个终生形影不离。埃罗斯点燃爱情和幻想，希默罗斯则激起交往的愿望。

爱情的接触有一定的内在动机。它是主体对于心目中的对象所怀抱的思想和感情的客观表现。这种接触中体现着爱情的丰富多彩的精神因素。各种色彩不同的情感则通过一定的外在形式有目的地客体化。好感要求一定的行动来表现它作为情绪的实质。情人的赞赏也必须得到相应的实际表现。

著名的性学研究专家霭理士曾强调指出：“要知道性冲动有一个特点，和饮食冲动大不相同，就是，它的正常的满足一定要有另一个人帮忙，讲到另一个人，我们就进到社会的领域，讲到道德的领域了。在任何方面的行为，谁都没有权利来损人利己，谁也没有权利替人出损人利己的注意。”(16)诚哉，斯言！这一段话是对性活动的伦理意义的科学的表述。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最需要的是人。男女间的爱情是性欲满足的最好形式。爱情，不单是延续种属的本能，不单是性欲，而且是融合了各种成分的一个体系，是男女之间社会交往的一种形式，是完整的生物、心理、道德和美感体验。真正的爱情意味着，各种因素是综合地、同时地起作用，彼此之间都直接或间接地相互作用着，形成一整套功能上相互依存的、多方面的深刻的联系。只有人才具有复杂而完备的爱的情感。

爱就是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智慧而且有力量。神话中说，从前人是一种“圆球状的”特殊物体，他有四只手，四条腿，有观察相反方向的两副面孔，一颗头颅，四只耳朵。这种人非常有力量。人的胆大妄为使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忐忑不安，宙斯于是决定把人一分两半。使分开后的每一个人用两条腿走路，这样人就变得软弱一些了。在人的身体被分成两半之后，为了获取力量，每一半都急切地寻找另一半、扑向另一半，他们拥抱在一起，纠结在一起，强烈地希望融为一体。这样就产生了尘世的爱情。

异性爱的质量远远高于自慰的质量。自慰指的是为了使自已产生性兴奋和性满足而采取的自我刺激的所有形式。手淫指的是用手使自已产生性兴奋和性满足。一般而言，身体健康、先天良好的人，适度的自慰是允许的，与睡眠中的性冲动给人的影响差不多，并不一定会产生不良后果。不过，断言自慰和男女正常性交一样无害，似乎多少使人误入歧途。实际上，手淫比性交更容易放纵无度，需要比性交付出更大的神经努力。性活动不只是纯生理现象，性活动在正常情况下，总是与由异性激起的大量的强烈的情绪分不开的。正是在这些情绪带来的快乐以及性高潮的外泄中，有着性交的满足。缺少一个渴求的对象，无论性活动带来什么快感，随后总会有一种不满足，或抑郁，或疲倦，常还有羞愧和后悔。过渡的手淫，尤其是在青春期前开始的，会导致性交无力，或性交欲望淡漠，或一些性的烦恼，如阳痿和早泄。在心理和社会文化上，持续而过度的手淫会造成自恋意识的病态的加剧和创造力低下。被一个自己渴求的异性吻过的人，都有一种骄傲和昂扬的满足感，而自体爱欲行为是得不到这种满足的。沉溺于自体爱欲行为的人，会加深对社会的恐惧，产生对别人的不信任，心理能力减退，感情麻木，记忆力差，不能把握和协调外部的印象，甚至神经衰弱。

异性爱的质量也远远高于同性爱的质量。按一般常识，世界上的人，无论什么人种，都存在男、女二性。一般而论，性别是在母亲受孕时便决定了的。哺乳类动物的雄性可产生两种精子，X型精子和Y型精子；而雌性则只能产生一种卵子。对于人而言，X型卵子与X型精子结合则变成XX型受精卵，它在以后将发育成女性；X型卵子与Y型精子结合则变成XY型受精卵，它在将来则发育成男性。“无论是在XX型还是在XY型的受精卵中，都存在着发展冲动的生理基础，它相应地将男性和女性这两种不同的性别加诸发展着的受精卵之上。”（克鲁）（17）人出生后，如果以睾丸为首所组成的腺的复杂体占主导地位，那么这个有机体就属男性；如果以卵巢为首所组成的腺的复杂体占主导地位，那么这个有机体则属女性。这样，我们便确定了最初的性征区别，与此相连的则是以后的性器官的发育。最后，第二性征日臻显著而后达到充分成熟，性成熟阶段也随之到来。作为结果，个体的人在生理上或心理上（或者两者兼具）可能会去接近异性，寻求与异性结合。当然，这个过程有可能发生变异，性腺和第二性征都有可能向中性方向发展。

身体，特别是性器官的形状适合异性爱。从实际考虑，男女之间是要性交的。此外，人类天生具有异性相吸的倾向。从性别来看，异性是异质的他者，而同性则与自己相近，因此，异性爱比同性爱更加然。再有一点，我们知道，任何社会，若不对下一代进行再生产就不能存续下去。试管婴儿的成本太大并且质量难以保证，不可能普及。只有异性爱才能发挥女性的性别功能、生殖功能，男女性爱的结合很自然地生产下一代。世界上的婚姻家庭几乎全部是以男女性爱为核心形成的。自古以来，异性爱被认定为性爱的应有形式，其作为正统的文化渗透到人们当中，并支配着人们的意识观念和性行为。绝大多数人在社会化过程中，接受了社会的性别规范、性别选择和性别作用，思想上有个框框。所以绝大多数人本来就不会把同性看作是性爱的对象。然而，如果没有这种文化的话，不管是同性还是异性，人们大概在性爱方面也不会考虑得那么多。在当代社会，异性爱者对同性爱者抱有偏见和歧视，对于异性爱者来说，同性爱者败坏了社会的性文化。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将同性爱看作需要治疗的精神病或者是不道德甚至类似犯罪的越轨行为。实际上，正如同异性爱者不能解释自己为什么是异性爱者一样，同性爱者也解释不清自己为什么会是同性爱。同性爱者仅仅是忠实地表达了自己的性志向，它只是不符合社会设定的框子，并没有想到是越轨、败坏、危险。我们社会首先要对已是同性爱者抱宽容的态度，尊重其自主意志的选择行为，不要横加指责和惩治。

不过，艾滋病的出现和流行，使同性恋者等性生活异常的人，甚至整个西方社会都大受震惊。著名影星洛克·霍德森和著名舞蹈家鲁道夫·哈米托维奇·努里耶夫可能要算是20世纪最著名的同性恋者了。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也是同性恋者。霍德森、努里耶夫和福柯都因患艾滋病而离世。努里耶夫1993年元月死后一星期，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之一《新闻周刊》以“失落的十年”为题，列出了94位包括霍德森、努里耶夫和福柯在内死于艾滋病的文化“名人、天才和尖兵”。一声何等令人沉痛的警钟啊！同性恋男子最经常的性行为是肛交和口淫。在肛交过程中，几乎都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出血，而肛门——直肠区对感染又没有什么抵抗力，因此很容易染上艾滋病毒。据调查，在伦敦，男同性恋者每遇到四个性伙伴，其中就有一人受到感染；在美国部分地区，有60%以上的男同性恋者受到感染。在这一可怕的灾难面前，西方世界开始响起了反对“性解放”的呼声。现在，面对艾滋病的传播，西方原来那些性混乱的现象，想男女初次见面，连姓名都还不知道便可以上床，宿娼嫖妓、频繁更换性交对象，以及同性恋等行为，都大大地减少了。（18）人类性行为选择的最基本原则是，既要不要违背行为者的意愿，也要不要伤害行为者身体的健康。

伴随性解放运动，现代人尝试各种各样的“不规范”性行为或性关系，已经变得越来越容易，其成本越来越低和承担的后果也越来越小。人类性生活的混乱已经危及人自身的健康和社会正常秩序与进步。公共生活是需要理性化安排的，性作为人的非理性的一个重要部分，对于社会的任何秩序都构成巨大和直接的冲击，特别是伦理秩序。不难看出，文明对于性的禁忌是十分必要的。禁忌反对无节制地满足兽性需要。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生命活动。（19）人类性行为或性活动有意愿、对象、时空、方式等的限制，不能不分场合地逮谁就跟谁随心所欲地乱干一通。人是“类存在物”，按照“主客体统一的尺度”或“美的规律”将自己行为和周围世界“文化”，以体现人的价值、尊严和自由。人类将性活动理想化为惊心动魄的爱情。

人改变外部自然世界，从中获得工具和制造物，这些工具和制造物构成了一个新的世界，人的世界。人同样否定自身，进行自我教育，比如拒绝在满足其动物性需要方面放任自流，而动物在这方面则没有什么保留。有必要承认，人的两种否定——否定既定的世界与否定自身的兽性——是相互联系的。我们无需确认哪一个优先，无需分清（以宗教禁忌的形式出现的）教育是劳动的结果，抑或劳动是精神变化的结果。但只要有了人，就一方面有了劳动，另一方面有了通过禁忌否定人的兽性。对人而言，禁忌规定了性生活的地位：性生活的自由从来都是有保留的；禁忌总是将性生活限制在习惯规定的范围内。禁忌的不存在只能意味着：兽性。人类有意识地脱离这种兽性，我们无法回到兽性。

对动物需求的憎恶，一方面与对死亡和死者的厌恶，另一方面与劳动的实践同时产生，它标志着“从动物到人的转化”。人是否定自然的动物：人通过劳动否定自然，劳动破坏自然，将自然变成一个人工的世界，人在生活的创造活动中否定自然，在死亡中否定自然。乱伦禁忌是变成人的动物对动物状况感到厌恶的结果。没有这种厌恶我们与动物没有两样。兽性的形式被逐出一个具有人性意义的明朗世界。

在一个充满伙伴关系而不是统治关系氛围的社会里，所有的性关系——从最逢场作戏的到最热烈真诚的——都将不再是冷漠、机械和带强制性的。人的肉体，男人的和女人的，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也不再成为仅供人利用的工具，更不会遭受他人的虐待。

三

爱的对象本质上不是有限的欲念对象，而是永恒而无限地向人敞开的美。美与爱虽不能从其它方面得到确切说明，却可以相互明证。因为美与爱中都包蕴着无限丰富的个体感性生命的自由追求。自由是两者的共同根基。

现代美学一般将美定义为与人类生存状态与实践活动密切相关的，在主客体某种特殊关系中对人的本质力量进行肯定的正面价值，进而达到人的自我实现和彻底解放。实质上，这是马克思所言的未来理想社会人所享有的自由状态。人们追求美的过程就是不断超越自我的有限性过程，不断地获取自由的过程。审美活动是一种自由活动，在审美活动中，人可以超越现实，进入某种理想的忘我状态，从而升华人的精神境界。审美活动的结果是对象的人化，是人与对象境界的升华。于是人的整个生命便与世界(内心世界、外在世界)相互拥抱，是谓之“天人合一”。美无止境，美的价值就在于让人享有一定自由的同时，意识到不自由，从而去追寻更高的自由。

爱同样植根于自由之中。爱要求超越有限的自身，要求奉献和牺牲；爱要求把个体融入整体之中；爱要求使自身变得圣洁和完善，总之，爱要求自由的真正实现。在爱中，能够体会到的正是自由包含的解放的快乐、升华的快乐和自我实现的快乐。爱作为自我自身中创造的一种显著的感情回应能力，一种用他们的情感、他们的语词和他们的行为来赋予价值和评价价值的能力，可以起到缓解矛盾和冲突，实现自由的作用。爱是无限的，因为自由是无限的。爱的每一次迁进，都使人体验到更多的自由。

美与爱都指向人的自由和完善，但只有把美附丽于爱，把爱引向美，两者才各是其是。俗话说：“情人眼中出西施”。就是说在一双含情脉脉的眸子里的对象是美的。但更多时候的爱，一半出于本能，一半出于知识、道德和人生经验。是知识、道德和人生经验滋养了爱，使人不仅知道美是什么，应该怎样以及他们需要什么，而且造成一种动力，驱使他们用整个生命拥抱美。爱与美同源共生。对于爱来讲，知识、道德、人生经验统统指向美才有意义。所谓爱的迁进，也就是美的迁进，而且只有同时是美的迁进，爱才能迁进。所以，如果说爱是人追寻自由的动力，那么美就是人自由的确证和尺度，是指引人永远前行不灭的灯火。

注释：

(1) 零点调查公司与欧洲前景集团于2001年对中国西南的两个省针对性从业者进行了调查。这是中国进行的第一次独立的大规模性工作者调查。调查结果和思考记录在《走进风月：地下性工作者调查》（零点研究集团袁岳等著，中国盲文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中。这本书深入探讨了性工作者”（Sex Worker)的从业原因、她们的文化教育、经济状况、情感生活、性生活，以及她们是如何面对不同的性需求同时保护自己的健康……。以性工作者为核心，七种人群构成了性产业整个链条。其中包括：性工作者群体、边缘性服务群体(通常是坐台小姐群体)、妈咪群体、堂子老板群体、保护者、提供庇护的官方机构和人物、出租司机群体。调查表明，性工作者存在很多普遍的认识误区，促使了艾滋病的传播。每次进行性交易都使用安全套的性工作者大约只有60%。另，调查显示，中国84%的女性遭受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其中，又以职业女性最为深受其害。（参见纪康保：《对性骚扰说“不”》，中国盲文出版社2002年版）

(2) 如，美女作家卫慧在《上海宝贝》中写道：“我一次次地在爱人身边用纤瘦的手指自渎，让自己飞，飞进性高潮的泥淖里，想像中永远有一盏罪与罚的长明灯。”“他丝毫不加怜悯，一刻不停，痛意陡然之间转为沉迷，我睁大眼睛，半爱半恨地看着他，白而不刺眼带着阳光色的裸体刺激着我……。”棉棉在《糖》中有类似的叙述：“我开始和不同的男人睡觉，我冷了很多，我懂得了性交和做爱的不同。我们做爱不错，很本能。”一个女性网络写手“木子美”，在网上发表她的性爱日记《遗情书》，访问量巨大。据《遗情书》记载，木子美性放纵的方式多样：不仅频频更换性伴侣，还曾经当着朋友的面与朋友的朋友性交。此外，日记内容显示，木子美并不拒绝参加多男多女集体性派对。木子美是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的：“不需要工作时，会看看碟，上上网，或者去一些酒吧，碰到心仪的男人，可能会跟他聊聊天，喝喝酒，然后一夜情……因为不害怕，我轻易就能爱上一个男人，轻易就能跟他上床，轻易就能从他身边离开。”（引自其《城市画报》专栏文章）（见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月11日02:31）

(3) 与之容易相混淆的一个概念是“性价值”，它指事物的存在和变化对于“性”的存在

的意义。

(4) 瓦西列夫：《情爱论》，赵永穆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5) 参阅理安·艾斯勒(Riane Eisler)：《神圣的欢爱：性、神话与女性肉体政治学》，黄觉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96-197页。

(6) 参阅桥爪大三郎：《性爱论》，马黎明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7) 见《天“性”难移》，载《新京报》2004年6月6日B27—B29。

(8) 瓦西列夫：《情爱论》，赵永穆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7页。

(9) 哈夫洛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性心理学》，陈维政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10) 哈夫洛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性心理学》，陈维政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6-277页。

(11) 参阅哈夫洛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性心理学》，陈维政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12) 参阅理安·艾斯勒(Riane Eisler)：《神圣的欢爱：性、神话与女性肉体政治学》，黄觉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98页。

(13) 转引自瓦西列夫：《情爱论》，赵永穆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

(14) 卢克莱修：《物性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47页。

(15) 瓦西列夫：《情爱论》，赵永穆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页。

(16) 霭理士：《性心理学》，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页。

(17) 转引自哈夫洛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性心理学》，陈维政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18) 参见余凤高:《西方性观念的变迁》,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37-242页。
参阅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

(本文发表于孙春晨、江畅主编《中国应用伦理学2003—2004》,金城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简介:熊在高,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100732 电话与传真:0086-10-85195511
电子信箱: cassethics@yahoo.com.cn